



■本期关注：素人写作的出版现象

## 素人出书“破圈”，出版人做对了什么

□本报记者 洪玉华

“矿工作家”陈年喜、“农民作家”单小花、“外卖诗人”王计兵、“煤矿诗人”榆木……在一个月前中国作协举办的“作家活动周”上，45位今年新加入中国作协的会员代表受邀参加活动，其中来自基层的这几位代表尤其受到媒体和社会关注。

近年来，基层劳动者创作出书的故事，经常被媒体以素人写作、草根书写为话题进行深入报道。此次“作家活动周”上，他们以中国作协会员身份集中亮相，更是引发社会对这一特殊文学群体的关注。

从出版的角度来审视，这些素人作者的基层书写受到关注，其背后不可或缺出版的力量。

## 文本面前人人平等 新人作家自有光辉

——访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胡晓舟

□本报记者 洪玉华

在文学类图书出版中，发现新人、培育新人格外被看重，自然也有很多佳话。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长篇纪实文学《妈妈的心有多高》是一部自传体。社领导、编辑和作者不断交流、修改，最终成就了一个残疾母亲的出版梦，奉献出了一部感人的励志作品，一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图书奖获奖作品。

今年，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久别重逢》再次获得市场欢迎。围绕新人新作及育儿嫂范雨素等人作品的文学价值，《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了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胡晓舟。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请以十月文艺的出版经验谈谈如何更好地发现、培育新人？

胡晓舟：十月文艺这几年推出了不少新人新作。2021年出版了莫华杰的《春潮》，2022年出版了周留征的《开创者》，2023年出版了范雨素的《久别重逢》，还有林健、戴寅的《海军，海军！》及杨怡芬的《离觞》等。这些作品可能不是作者的第一部作品，但都是他们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十月文艺一直有发现和培养新人的传统。知名历史小说家凌力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星星草》就是由十月文艺出版的。当时的编辑刘文等人陪着这位新人作者沿着清末控军起义的路线实地考察，多方查找资料，这成为编辑和作者同行共进的一段佳话。后来，十月文艺出版的凌力代表作《少年天子》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十月文艺出版的。

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曾说，文本面前人人平等，新人作家自有光辉。作为文学编辑，鉴别有价值的文本，发现有潜力的作者，并进行专业维度上的有效交流，帮助作者更快、更好地找到自己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是工作的一部分。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你怎么看待范雨素等人的创作？

胡晓舟：范雨素等人的创作属于传统文学出版上所说的“新人新作”是无疑的，如果要更进一步定位，可以说他们所书写的是来自基层工作的经验和生活经历，以此为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和创作。无论何种形式何种题材的书写，是历史小说也好，是企业的奋斗历程也好，是个人的命运流转也罢，都属于虚构小说艺术范畴，都是现实的反映，包括个人经历、情感混合艺术想象的产物。哪个作家发表作品前不是素人？哪个作家不是生活在世俗红尘中？作者的学历、职业不应成为作品的标鉴。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你怎么评价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

胡晓舟：范雨素等人的作品所表现的，肯定有引起读者共情的生活体验。文学作品的特性之一，就是引起读者共情，滋养和慰藉我们的心灵。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千百年来勾起多少读者的深沉共鸣。无论是封建社会的帝王，还是当下社会的普通打工者，他们的作品如果没有文学审美上的价值，是无法打动读者的，引起共鸣、共情的。十月文艺提倡温暖而开阔的现实主义，特别关注根植于现实生活、体现现实主义精神和力量的作品，希望在当代原创领域精耕细作，开掘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学选题。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范雨素等作者以自身经历为基底创作的作品为什么会赢得那么多读者？

胡晓舟：范雨素等人的创作最大的价值首先是真实、真诚和诚恳，这是真正的文学力量。2017年，范雨素以一篇《我是范雨素》刷屏网络。这位来自湖北襄阳的育儿嫂被卷入流量的“沙尘暴”，但范雨素没有迷失自己，6年来仍旧在山村打工、写作。《久别重逢》这本书，她从2013年开始构思，2014年进入创作，2015年完成初稿，写成了自己第一部，也是此生打算只写一部的长篇小说，向读者做了倾情的文学呈现。

单纯的生活记录是无法成为文学作品的，十月文艺出版的作品必定有其文学审美价值。范雨素的这部小说以个人家族史为线索，在碎片、跳跃和诗意的文学叙述中，写出了女性视角下的生命与历史之歌。书中海纳百川的想象力和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交织，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十月文艺会继续出版类似作品吗？

胡晓舟：我们即将出版的一部作品有个小故事。一位作者王柳云找到编辑部，说你们给范雨素出过书，也给余秀华出过书，应该也能给我出书。王柳云说她一边打工一边画画，同时写了部自传性质的纪实文学。几经波折，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托付我们出版。小说都是用手机敲出来的一段段文字，编辑帮助进行连缀和加工。

我们不会刻意出版某一群体的作品，还是会从文本出发，广泛关注，遴选符合出版思路的选题。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在视频化、碎片化时代，文学出版如何出新、如何打动读者？

胡晓舟：这是一个多元化时代，市场细分更加明显，读者也有多种选择。但无论如何，文学作品一要真诚，直击人们的心灵；二要具有文学的审美特性，能够引人共情。曾经看到一句诗，“文学在时代中绽放，时代通过文学被铭记和传唱。”一个伟大的时代不缺乏好题材、好故事，不缺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们的工作就是去发现和推出风格迥异的好作家、各具特色的好作品。



### 素人出书渐成潮流

素人，即平常人、普通人。2015年前后，素人真人秀节目的出现，让这个词汇广泛传播开来。在出版业，近年来出现了不少来自基层的素人作者，我们不妨做个简单梳理。

2015年，只上过一年半学的农村老太太秦秀英出版了图书《胡麻的天空》（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年，矿工陈年喜出版首部诗集《炸裂志》（太白文艺出版社）。

2020年，80岁的退休工人杨本芬推出处女作《秋园》（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近3年来，素人出书更是渐成潮流。上述3位作者在第一本书出版后，陆续推出新的作品。秦秀英出版了她的第二本书《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陈年喜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和3部非虚构作品，杨本芬则推出了《浮木》《我本芬芳》《豆子芝麻茶》。

此外，还有更多的素人作者推出第一本书，这里仅举影响较大的几例。2022年，曾火爆全网的育儿嫂范雨素推出自传体长篇小说《久别重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村妇女裴爱民的日记被编辑成《田鼠大婶的日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诗集《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快递员胡安焉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湖南文艺出版社）陆续问世。

### 编辑要有发现的眼睛

素人作者是如何被发现的？盘点相关图书不难发现，这些素人作者在出书前都曾网络平台留下作品或者练笔痕迹，也大多由此被编辑看到，促成图书出版。

《我在北京送快递》的编辑普照就谈到，他最初在豆瓣看到胡安焉的《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形成数千短评、几万点赞时，以为是因记录劳动过程较典型而引发热议。又在豆瓣读到《在上海打工的回忆》时，他意识到这些文字很可能出自一位真正的写作者之手。他翻出那篇“德邦”，抛开所有图片或热议的干扰，单纯聚焦于文字，发现两篇文章具有一脉相承的写作质地，由此确认写作者的素质，生出约稿的想法。

范雨素、王计兵等人与编辑的相遇亦有不同程度的相似。由此，我们看到，所谓素人，其实是生活中的写作爱好者，坚持创作者，他们只是通过网络被人们所看到。

兴起于演艺圈的素人一词，通常指娱乐圈外，没有表演经验的人。但有些写作者却并非全无经验。比如，王计兵在诗集《赶时间的人》出版前就是文学青年，亦是几十年的写作爱好者。用他自己的话说，19岁时外出打工，晚间工友去逛公园，他就在路边旧书摊看免费书。偶然在杂志上看到投稿邮箱，他就发表了小小说处女作《小车进村》。

### 靠作品打动编辑和读者

对于素人作品，编辑看重的是什么呢？多位编辑谈到，素人也好，“出圈”也罢，打动编辑和读者终究要靠作品。

《赶时间的人》策划者、真故联合创始人雷军说，首先是文学的质感、作品中的哲理。其次是内容可以让读者共情。他进而谈到，大众可能被一个外卖员的故事感动，但身份反差不会形成图书购买行为，品质与共情才会触发购买、阅读。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总经理助理、北京联合天畅文化总经理赵鑫玮认为，文学性是作品的传播基础。她直言，打动人的不是素人写作，而是一个普通人通过文本传达出来的生活中奋斗不息的内在力量。赵鑫玮进一步谈到，不需要顾虑作者专业与否的刻板印象，真正的尺度其实只有一个——文本。“杨本芬的写作没有太多技巧，但是她的语言简单有力，尤其善于捕捉细节。最突出的是，作品中传递的情感让文字有一种天然的感染力。”

普照认为，市场或热点虽频繁变化，但好的写作不会改变标准。他以好的写作为原创选题策划的原则，期待为有缘相遇的作者尽一个编辑所能。

十月文艺出版社策划编辑张引墨认为，范雨素写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人生经历以及对这些经历的处理态度，并且能用真诚与朴素的方式去表达。

“任何一种写作，只要充满真情实感，打动读者，并引起读者在某个情境下的共鸣，那就是成功的。”张引墨认为，写作是个广阔的世界，花草草、参天大树共同存在才能呈

现这个世界的优美。

### 通过编辑手段为作品增色

《我在北京送快递》目前发货量达5万多册。普照曾被问，稿子是不是由编辑“加工”过？他的回答是完全没有，“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尽量让稿子保持原状出版。”

普照和胡安焉的沟通集中在选题方向等前中期的准备出版阶段。他们曾商定的书名是《打工记》，备选书名《快递人间》，后来出版时，又改为现书名《我在北京送快递》。为此，他和作者详述了改书名的初衷。普照认为，《我在北京送快递》不像《快递人间》那样略显煽情，反而言简意赅，又有属于作者的烙印和辨识度，对于图书推广、搜索匹配也更有效率。张引墨谈到，写作者能否被更广泛的人群看到有许多影响因素。从出版来说，就是要精确体现文本，表现出作品的特点。在《久别重逢》编辑过程中，讨论最多的是出版逻辑、对作品的理解。比如，为了目录，编辑部反复讨论，最终才决定了以作者生活经历为主线的出版思路。

《赶时间的人》同样处处体现着精确呈现作品的出版思路。这本书以“外卖蓝”为封面，每章都以一份外卖订单形式开始，“订单名”是章节题目，“备注栏”是章节内容简介、“订单详情”是章节篇名和页码。“王计兵有4000多首诗，我们选了200多首。”雷军说，所选诗歌偏重叙事，因为他们擅长的选题类型是非虚构性叙事。基于诗歌的个人色彩与专业性，书中呈现的就是原作。

“书稿的编辑过程都是艰难的，但《我本芬芳》的编辑过程，并不会比其他作者的作品更难。”赵鑫玮说，在《我本芬芳》之前，《浮木》已获江西作协年度优秀小说奖，今年杨本芬又加入了中国作协，这都是对她的专业认可。那么编辑的意义在哪里？“第一，发现和支持作者；第二，通过编辑手段让作品更适应当下的语境和审美。”

### 靠内容质量赢得市场

《赶时间的人》目前发货量达6万册，这对雷军来说是出乎意料的。“我们关注王计兵的故事和诗作已有两三年的时间，认为确有出版价值。